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十一

嘉興李貽德學

襄公

元年傳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賈曰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謂帥宋衛滕薛伐鄭齊魯曹邾杞次於鄫故諸侯之師不序也入郛不書者晉人先以鄭罪令於諸侯故書伐鄭入郛既敗鄭不復告故不書本疏

案正義曰傳惟言諸侯之師不見諸侯之國未知諸侯之師是何國師也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則次鄫之師皆不與伐鄭此諸侯之師其中必無齊魯曹邾杞也案上圍彭城

除此五國以外猶有宋衛莒滕薛下云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則衛師從伐明矣明年戚之會知武子云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與戚之會始怪滕薛不來明此時伐鄭滕薛在矣東諸侯皆次于鄫莒在齊魯之東若其在此當與東人同次前圍彭城亦無小邾此時或無莒與小邾耳諸侯之師當是宋衛滕薛也以上孔疏案入郛當告而書之今不書者以傳例聲罪致討曰伐鄭從楚同伐彭城晉士魴來乞師孟獻子會于虛朾雖爲救宋實先以伐鄭之故令之諸侯矣及入郛敗鄭略而不告故不書於經

敗其徒兵于洧上　服曰洧水名鄭世家注

案鄭語主芣騩而食溱洧是鄭有洧水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城自注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過郡三行五百里

二年傳是棄功與言 釋文

案杜本作棄力釋文棄力服本作棄功臧氏琳曰當從服本作棄功言楚有功於鄭也

三年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賈曰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帛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 本疏 服曰以組綴甲 初學記二十七

案考工記函人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注屬謂上旅

下旅札續之數也疏云一葉爲一札上旅之中續札七節六節五節下旅之中亦有此節又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疏云謂札葉爲旅者以札衆多故言旅旅即衆也然則凡甲聚衆札爲之鄭讀屬如灌注之注謂其相連注也太元二挩比札爲甲是札必相比而後爲甲其相連比必綴以絲帛之類詩叔于田序繕甲治兵國策綴甲厲兵越絕書吳內傳云越王反國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吳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詩閟宮貝冑朱綅疏曰朱綅直謂赤綫耳文在冑下則是甲之所用故云以朱綅綴之謂以朱綫連綴甲也孟子盡心注縷綫鎧甲之縷也凡此皆爲綴札之證傳云組甲故賈服皆云以組綴甲管子

五行篇衍組甲厲兵注組甲謂以組貫甲也貫猶綴也說文綴合箸也从叕系段氏曰聯之以絲也會意禮記內則織紝組紃疏曰組紃俱爲條也薄闊爲組似繩者爲紃采蘋序箋釋文組綫也疏曰組亦條之類大同小異耳雜記紃以五采注紃施諸縫中若今時絛也若然組綴甲謂以薄闊如條者施諸縫中耳賈云車士服之者司馬法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故乘車稱士謂車士服此組甲耳被當從說文作紴說文紴條屬讀若被又云練湅繒也湅繒卽考工記之湅帛是已湅之帛謂之練此蓋以練爲紴而以綴甲云被練者猶司常云通帛雜帛矣步卒服之者以被練者有三千人故知是步卒也云凡甲之所以爲固者

至尊者所服賈明以製甲精粗之分爲服甲尊卑之等也說文竅空也廣雅釋詁云盈充也蓋札相連比綴不密則空矣故紩之必充滿其空而後甲固周禮牛人注任猶用也晉語注力功也任力謂用綴屬之功裂繒爲絨是條屬之闕者故盈竅之功半於綴組組既織文爲之正義云薄闊爲組較之紃爲闊較之被練則陋矣故盈竅之功比被練爲密逸周書年不登甲不纓縢孔鼂注縷繩甲不以組足徵組甲之當盡力也尊卑所服即由此判杜云被練練袍正義曰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被覆衣著之名故以爲練袍被於身上愚謂孔氏以文不言甲必非甲名則文不言袍杜何由必知是練袍乎韓非子陳軫曰秦得

韓之都而驅其練甲練甲卽此被練之甲非精練之甲奏能得韓都則甲之不練可知是被練之爲甲明矣此不稱甲以己舉組甲則此可不煩明指矣惠氏士奇云少儀曰國家靡敝甲不組縢逸周書曰年不登甲不纓縢孔晁曰纓繩甲不以組蓋組甲之工靡於被練故凶歲不組縢所以節財也考工函人云凡察革之道眂其鑽空欲其窓也空窓則堅竅滿則固帛粗故任力者半組細故盡任力呂覽有始篇曰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高誘曰以帛緣甲卽被練是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爲固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高誘曰組甲以組連甲賈氏之說蓋本於此

建一官而三物成　服曰所舉三賢各能成其職事本疏

案三賢謂解狐羊舌赤祁午

亂行於曲梁　賈曰行陳也晉世家注

案周禮夏官序官行司馬注行謂軍行列賈訓行爲陳者陳亦列也說文陳作敶云列也今字皆作陣

魏絳戮其僕　賈曰僕御也同上

事君不辟難　服曰謂敢斬陽干之僕是不辟獲死之難本疏

案禮記表記事君軍旅不辟難疏曰不辟危亡之難也絳之循心如此故斬陽干之僕敢於犯死爲之耳

使佐新軍　服曰於是魏頡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魏頡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本疏

案晉語言悼公卽位使呂宣子佐下軍彘恭子將新軍使令狐文子佐之注云文子魏顆之子魏頡也　又云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

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據國語所云魏絳直代魏頡而魏頡未嘗離新軍佐也今以服意推之知國語文不具也魏頡始爲新軍佐及呂宣子卒無恭子以新軍將升佐下軍頡以佐升將故趙文子得佐新軍也及魏頡卒則趙武升爲將而魏絳代趙武爲佐矣九年傳云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者也

四年傳恃其射也　賈曰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本疏○書五子之歌疏引同惟無嚳字

案說文弓部芎下云帝嚳射官羽部羿下云亦古諸侯也今作羿羿之俗羿之先祖亦稱羿是先王射官並得稱芎云帝嚳賜

羿弓矢者本山海經海內經云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初學記引帝王世紀云帝嚳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夋帝俊卽帝嚳據史記五帝本紀堯爲帝嚳子故堯時亦有羿見淮南本經訓

武不可重　服曰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本疏）

案呂覽貴生篇天下重物也高注以大訓重大任言大用也

戎狄荐居　服曰荐聚也（本疏）

案杜云荐聚也正義曰服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案見齊物論）卽荐是草也服言是愚按荐服本作薦說文薦獸之所食草从廌艸管子八觀薦草多

衍漢書景帝紀或地饒廣薦草莽終軍傳北胡隨畜薦居郎本傳義尤可證古本作薦劉炫本亦作薦所引莊子文景帝紀如氏注引作麋鹿食曰薦莊子音義出薦字引司馬云美草也崔云甘草也郭璞云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今劉朱本作薦是劉炫所引當作薦不作荐荐薦通詩饑饉薦臻郊祀志引作荐臻節南山疏云薦與荐文異義同則正義本自作荐爲薦之異體併服本劉說皆改從定本耳

六年傳子罕善之如初　服曰言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爲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本疏

案呂覽貴公篇不阿一人注阿亦私也不阿言不私也詩烝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疏云人之恆性莫不柔濡者則茹食之堅剛者則吐出之今子罕始欲正刑終則忍辱服故以茹柔吐剛擬之杜云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正義曰杜以春秋之世君弱臣强莫不蓋失掩罪以相忍為國向戌欲盡誅臣子罕不怨樂轡皆忍忿求安之事不足以為大尤知傳載此言是善其得安非尤其從惡故異於服也愚謂杜氏所言正春秋之弊習後世所大戒也傳記善惡以詔來茲如子罕之忠志不卒忍忿偷安斷無反善其得安之理孔氏袒杜誣傳失史叔矣

八年傳孫擊孫惡出奔衞　賈曰二孫子狐之子本疏

案正義曰相傳爲此說也

九年傳使皇鄖命校正出馬　服曰皇鄖皇父充石之後十世宗卿爲人之子大司馬椒也本疏

案皇父充石見文十一年傳在宋武公之世杜氏云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宗卿者成十四年傳是先君宗卿之嗣也杜云同姓之卿皇父戴公之後故曰宗卿哀十八年正義引世族譜瑗皇父充石八世孫程公說春秋分記引世族譜皇鄖瑗從父昆弟與此云十世宗卿之子世次參差未審孰是爲人傳不見名服所據想是世本文也椒是鄖字爲大司馬者正義曰車馬甲兵司馬之職使皇鄖掌此事必是司馬也

使西鉏吾庀府守　賈曰鉏吾太宰也本疏

案賈知鉏吾爲太宰者以庀府守知之周禮大府玉府內府外府皆統於太宰今所使既皆六官之長則庀府守當是太宰矣劉炫以爲府庫守藏於義爲長正義駁劉說云百司府藏已屬左右二師上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則是府庫之物二師總令羣官所主按上云官庀其司司字原兼百司若此文云庀府守自指府庫之所藏杜以府爲六官之典六官之典亦府所藏然官庀其司所庀當已及之此言府守則宜指財幣言故文次於後禮記曲禮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注府主藏六物之稅者此亦殷時制也宋承殷

後則府守猶是舊名其爲府庫守藏復何疑乎

閼伯居商邱　服曰商邱地名（詩商頌譜疏）

案釋例曰宋商商邱三名一地梁國睢陽縣也顧氏棟高曰今爲河南歸德府之商邱縣城西南有商邱周三百步世稱閼臺

相土因之　服曰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邱湯以爲號（同上○本疏引相土居商邱故湯以爲天下號）

案史記殷本紀殷契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是相土爲契孫詩長發相土烈烈毛傳亦曰契孫也因者禮記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注謂所因之國代閼伯之後居商邱謂代有其商邱地也湯以爲號

者詩疏云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言湯後得天下即本商邱之商以爲號也又引王肅書序注云契孫相土居商邱故湯因以爲國號與服此注同詩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箋云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如詩言商之名不始相土是湯用商因契非因相土而服以爲因相土者就傳文立義耳蓋契之初封史記集解引鄭君云商國在太華之陽又正義引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本商邑古之商國商所封也是也逮至相土遷閼伯之墟其地本不名商邱則由後追書耳若然契之封商子孫世以爲國號至湯遂爲有天下之大號詩明云立子生商鄭故箋爲湯因之證

此傳祇敘相土服故以爲因相土不及契傳所無也其實因相土即因契言各有當非違詩辭至王肅每與鄭異不顧詩頌史記之明文其注書序體例與服注傳本異而必從服說者此則義同而意異也

棄位而姣　服讀姣爲放效之效言效小人爲淫本疏○釋文姣徐又如字服氏同

案杜云姣淫之別名與服異服以姣效皆從交聲故讀姣爲效小爾雅廣義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禮記坊記云君子刑以防淫是淫爲小人之事故君子制刑防之穆姜淫於僑如故自言如此

肆眚圍鄭　服曰放鄭囚本疏

案書舜典眚災肆赦史記五帝紀注引鄭注云眚災爲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患則赦之莊二十二年肆大眚穀梁傳曰肆失也眚災也注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經稱肆大眚皆放赦罪人公羊傳釋文肆本或作佚是肆爲放赦縱佚之義服以軍中行法如祁瞞奸命之屬先歸于僕亂行皆徇以軍法豈反有赦過之事且肆以縱逸爲義施之已軍文尤不順故以放鄭囚爲義也正義曰按傳未與鄭戰無囚可放按諸侯師起鄭必設備苟無所獲豈能遽門于鄭及師之梁乎若云必戰而後有囚則十一年敘圍鄭之事不過曰觀兵于鄭南門東門而已

亦未嘗有戰事而傳明曰赦鄭囚此又何說軍禮獲則獻俘而此縱之者二十六年傳楚聲子述靡谷之役曰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杜云欲使楚知之則此之縱逸亦欲其歸滅軍令以懼鄭志故下文著之曰鄭人懼乃行成軍之善謀容有然也

晉三分四軍　賈曰三分四軍爲十二部 本疏

案晉中上下及新軍爲四每軍各三分之三四爲十二故云十二部也文選羽獵賦注部軍之部伍也

冠而生子禮也　賈服曰人君禮十二而冠 宋書禮志

案公羊隱元年傳疏云依八代記郇少昊亦十二而冠則知天子諸侯幼郇位者皆十二而冠矣是以異義古尚書說云武王

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書金縢鄭注云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時年十五於禮已冠士冠禮疏云大戴禮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攷左傳冠而生子禮也是殷之諸侯亦十二而冠賈說與古尙書說鄭義並合

以先君之祧處之　服曰祧謂曾祖之廟也本疏。儀禮士冠禮疏引以祧爲曾祖禮記祭法疏引曾祖之廟曰祧

案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禮記祭法設廟祧注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

諸侯無祧大夫可知乃儀禮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此云先君之祧昭元年云其敢愛豐氏之祧鄭注聘禮云遷主所在曰祧祧始祖也是亦廟也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是對客舉廟例得稱祧故祭法疏曰遷主所藏曰祧者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明廟祧得通稱士冠禮疏曰服虔注以祧爲曾祖者以其公還及衛冠于衛成公之廟成公衛曾祖故以祧爲曾祖廟是服亦以廟祧得通稱循傳文立義耳

冠于成公之廟　服曰成公衛之曾祖本疏○儀禮士冠禮疏無之字

案史記衛世家成公卒子穆公遬立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卒子獻公衎立云衛曾祖謂成公爲獻公曾祖也

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　服曰質誠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也本疏

案質誠者國語楚語忠信之質注質誠也此常訓周禮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是盟辭誠則明神鑒之今要盟而無忠信故神弗臨也詩大明上帝臨女箋云臨視也

十年

傳會吳子壽夢也　服曰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本疏

案壽夢發聲者言爲乘之發聲也吳蠻夷言多發聲者禮記王制南方曰蠻史記吳世家太伯奔荊蠻是吳在南而云蠻夷者

渾稱之耳猶楚子囊言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也長孫訥言曰吳楚則傷輕淺惟輕淺故多發聲數語合爲一言猶今之三合聲四合聲吳爲勾吳謁爲諸樊皆其徵也壽夢一言也者言長言之爲壽夢疾呼之爲乘壽夢於文爲二吳人言之如乘之一言而已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筆郭注蜀人呼筆爲不律也詩瞻彼洛矣疏引鄭駁異義云齊魯之閒言韎爲茅蒐與此乘爲壽夢在當時爲方言緩急之異而後世翻切實權輿於此古夢乘音相近詩視天夢夢與林蒸勝憎相韻可證也經言乘者謂十二年經書吳子乘卒服意經書爲乘其國語則爲壽夢傳故著之以曉學者公羊定五年傳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

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是其例也

其將不免乎　服曰免脫也言將不脫罪禍不以壽終也傳舉此者爲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五年崔杼弒其君光起本也

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廣雅釋詁免脫也白虎通壽命篇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書洪範九五福五曰考終命詩旣醉疏引鄭注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服云不以壽終者以二人改其常度不得至老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皆不脫罪禍也起本猶杜云張本

抉之以出　服曰抉撅也謂以木撅抉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本疏○按杜本連下門者爲句服本門者下屬

案木撅撅字當爲橛說文橛弋也弋橛也撅弋轉相訓則橛弋一物也御覽兵部引張揖埤蒼曰棋大弋也爾雅釋器樴謂之杙大者謂之棋太公六韜曰鐵環鬭弋三尺三寸是軍中有弋明矣十七年傳以杙抉其傷而死是用撅弋者皆曰抉矣正義曰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寇則發機而下之諸侯之士攻偪陽之門已有入者縣門乃發紇抉而舉之以出門者愚按抉而舉之卽服所云以木橛抉使舉也

親受矢石　服曰古者以石爲箭鏑國語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楛

矢貫之石砮本疏

案說文箭矢也鏑矢鏠也爾雅釋器金鏃翦羽謂之鍭李巡注鏃以金爲箭鏑也釋名釋兵云矢指也又謂之箭其本曰足又謂之鏑齊人謂之鏃說文鏃作族矢鏠也鏃利也箭鏑卽矢鏠也云古者以石爲箭鏑者書禹貢荆州梁州皆貢砮說文砮砮石可以爲矢鏃是古鏃以石後世易以金傳云矢石服故舉古制以證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砮魯語文引以明古有此矢石也

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　服曰不書諱從晉不能服鄭旋復爲楚鄭所伐恥而諱之也本疏

案傳書而經無文故知其爲內恥諱也

以位序　服曰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爲士大夫乃至卿也本疏

案鄭之七穆皆爲世卿此時如子良之子子耳子游之子子蟜子罕之子子展皆父死子代者今子孔使以位次相循由下歷上則故卿之子局於資格不能驟躋父位共聽國謀數年之閒舊卿漸喪繼位無人獨秉國鈞操縱在手其爲擅權之計至深矣正義曰若如服言惟當門子恨耳何由大夫諸司亦不順也不知門子一途亦雜廁於大夫諸司之閒則三事庶職人冗而途隘矣故亦弗順

十一年 經 同盟于京城北 公羊疏

案杜本作同盟于亳城北公羊傳作同盟于京城北釋文京城北左氏作亳城北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之也惠氏棟曰亳城當依服氏作京城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是也亳無考非也

傳 七姓十二國之祖 服曰背主盟不自數 本疏

案周禮廩人注數猶計也

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 服曰三師鐘師鎛師 師字依宋本增入 磬師悝能鐘觸能鎛蠲能磬也 本疏

案周禮春官磬師掌教擊磬鐘師掌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下

文云歌鐘二肆及其鎛磬故知爲此三師也古者樂師有專藝

論語云鼓方叔播鼗武擊磬襄知悝能鐘觸能鎛蠲能磬者亦

以下敘鐘鎛磬之次第知之也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服曰八年從四年以來至十一年也九合

諸侯者五年會于戚一也其年又會于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于

鄬三也八年會于邢丘四也九年會于戲五也十年會于柤六也

又戍鄭虎牢七也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八也又會于蕭魚九也

本疏〇晉世家注略同

案會于戲當作盟于戲亳城北服本作京城北孔改服就定本

也晉語云於今八年七合諸侯韋昭注不數城棣與戍鄭虎牢

以合於七也

十三年傳不猶愈乎　服曰愈猶病愈本疏

案說文瘉病瘳也愈卽瘉字方言病差謂之愈說文無愈有愉愈疑愉之隸變

十四年傳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　服曰宣公曹伯廬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諸侯伐秦卒於師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子臧負芻庶兄吳世家注

案何休公羊昭廿年傳注以負芻爲喜時庶兄喜時卽子臧則負芻爲兄子臧爲弟以季札之語推之似然今云負芻庶兄服

君別有所據書傳殘缺不可得而知也

不獲成焉　服曰不得成戰陳之事 本疏

案莊十一年傳皆陳曰戰公羊莊十年傳注合兵血刃曰戰今兩師未嘗合鬬故云未成戰陳之事

衞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　服曰孫文子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敕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朝衣待命旰晏也從之從公於囿 衞世家注

案說文誡敕也敕誡也二字互訓服故以敕釋戒儀禮燕禮云燕禮小臣戒與者是戒小臣事此云獻公戒之者燕是禮食故小臣戒之此戒二子食卽玉藻侍食於君之食故公得親戒之

然二子皆朝服而朝隆君賜若禮食然也宴食者明非禮食宴
卽禮經之燕禮經恆作燕傳恆作宴各書之例也孔氏曰曲禮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鄭元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
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也如鄭之言大夫與客禮食尙放公
食大夫禮明知國君與臣禮食亦當放之公食大夫之禮其禮
甚大衛侯雖則無道不應與臣禮食而得棄之射鴻知是公自
敕戒二子欲共爲宴食宴食者間燕無事召臣與之共食耳云
皆服朝衣待命者朝衣卽朝服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注朝服
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天子與其
臣元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

以日視朝賈疏此約玉藻而知彼皆不言臣鄭兼言臣者欲見
在朝君臣同服若然則宴食雖非大禮要是以禮見君亦當朝
服公食大夫禮云賓朝服他國之臣當食禮猶朝服則本國之
臣雖不當食禮亦必朝服故二子朝衣待君命也旰爲晏者說
文旰晚也列子湯問注晏晚暮也旰晏皆日晚之名囿者說文
云苑有垣也一曰養禽獸曰囿周禮地官序官囿人注囿今之
苑時公之囿故二子從之呂覽愼小篇說此事曰鴻集于囿虞
人以告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似二子不從公
也傳紀雜書不足徵也

孫文子如戚　服曰戚孫文子邑也同上

案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杜云衛邑在頓邱衛縣西顧氏棟高曰世爲孫氏邑會盟要地林父以戚如晉蒯聵自戚入衛葢其地瀕河西據中國之要樞不獨衛之重地亦晉鄭吳楚之孔道也今開州北七里有古戚城亦曰戚田晉衞縣爲今東昌府觀城縣在開州東接界

師曹請爲之　服曰師曹樂人同上

案禮記樂記乙賤工也注樂人稱工大戴記保傅篇工誦正諫注工樂人也然則師曹爲樂人卽禮經所云工也

見蘧伯玉　賈曰伯玉衛大夫同上

鄭人執之　服曰執追公徒者公如鄭故鄭人爲公執之本疏

案孫氏旣敗公徒追公益急郢人乘閒執之明郢不背公故公先如之至是奔齊追急郢人猶助公執追者以脫公於阨也

射兩軥而還　服曰車軛兩邊乂馬頸者木疏○詩小戎疏引車軛下有也字兩邊作兩軛

案說文軥軶下曲者軶轅前也段注軶木上平而下爲兩坳加於兩服馬之頸是曰軥軶隸省作軛詩韓奕作厄士喪禮今文作厄毛傳云厄烏噣也小爾雅廣器作㧖云衡㧖也㧖下者謂之烏啄釋名作扼釋車云槅扼也所以扼牛頸也馬曰烏啄下向乂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若然軛是大名其軛下乂馬頸謂之軥亦謂之烏噣烏噣亦作烏啄服云軥車軛者以軛

與軥同體也

王室之不懷緊伯舅是賴　賈作不壞服曰懷柔也緊蒙也賴恃也王室之不懷柔諸侯恃蒙齊桓之匡正也本疏。釋文壞服本作懷案詩時邁懷柔百神傳懷來柔安也禮記學記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注懷來也安也詩旣懷柔連文而懷又有安義故懷訓爲柔也說文緊戟衣也引伸之有覆蔽之義故以蒙訓緊方言蒙覆也廣雅釋詁賴恃也說文恃賴也是賴恃轉相訓服以王室東遷不能懷來列國匡正王室實齊桓倡之故此言爲指齊桓正義引孫毓云案舊本及賈氏皆作壞杜雖不注當謂王室之不傾壞者唯伯舅太公是賴也上文不言桓公不得爲賴桓

公也案上文云世胙太師自推太公後言之且太公輔周之時周道方昌諸侯震疊不容言王室不懷也繹其辭意不能懷來自指東遷以後而齊桓實首尊周室此云伯舅歟指桓公無疑若東遷以前夷厲之世王室亦有不懷此時齊之先君無功於周不當數也服謂賴桓匡正深得賜命之意至杜本懷作壞則云王室之不壞唯伯舅是賴是言王室幾壞而賴伯舅以不壞也豈非亦指齊桓若太公時正開國之初何容計及壞與不壞乎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服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詩都人士疏

案禮記緇衣引詩彼都人士至萬民所望鄭注云此詩毛氏有

之三家則亡詩疏云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然則服云逸詩者以三家詩無此詩也云都人士首章有之者從毛氏本也

十五年 傳屈蕩爲連尹 服曰連尹射官言射相連屬也 本疏

案周禮保氏鄭司農注五射有參連之名故知此連尹爲射官也正義曰若是主射當使養由基爲之何以使由基爲宮殿尹棄能不用豈得爲能官人也愚按周禮射人禮經司射不過詔相射儀主祭射事不必精此藝者乃授此職若以爲棄能不用非官人則宣十二年傳稱楚莊百官象物而動楚之能官人者此時爲盛乃襄老實爲連尹不使養叔爲之何獨於此傳疑之

乎

富而後使復其所　服曰富賁玉得富周禮大宰疏

案周禮賈師凡國之賣儥注儥買也說文儥爲覿之正字出部賣云出物貨也

十六年經戊寅大夫盟　賈服曰惡大夫專而君失權也本疏

案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君若贅旒然穀梁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賈服云大夫專而君失權卽本二傳爲文實以申明左氏傳也

傳曰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時諸侯咸

在偃擅使諸大夫盟以君臣不敵故使諸大夫盟高厚詳傳文使是荀偃使也諸大夫承荀偃頤指國君咸在竟爲戊寅之盟經既列敘諸侯會于溴梁繼之曰大夫盟所以明大夫之專也漢書五行志云至於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亦謂君失權也正義曰君使之盟非自專也尋繹此傳並無君使之文孔欲難賈服故違傳文恒此類也

十七年傳使厥沙衞唁之　服曰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唁之也詩載馳疏

案說文唁弔生也詩曰歸唁衞侯詩何人斯疏弔生曰唁

抑君賜不終　服曰言君義已故來唁之是惠賜也謂已無死不

以義望已是不終也本疏

不如葢之　服曰葢覆葢之言左師無鷹鸇之志而葢不義之人故尤之本疏

案漢書五行志引此傳師古注曰葢謂覆掩其事也文十八年傳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隱元年傳多行不義言左師不能逐華臣而反覆掩之故尤之也

爲已短策　服曰策馬捶也本疏

案說文策馬箠也是捶正字作箠箠說文云所以擊馬也捶說文云以杖擊也捶亦是擊故此稱馬捶

十八年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服曰卯酉以

北律呂爲北風以南爲南風南風律氣不至故聲多死本疏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以南周禮保章氏疏

案惠氏棟易漢學本乾鑿度周禮太師後鄭注韋昭注定爲鄭氏爻辰圖以所列推服義知卯酉以北律呂爲無射應鍾黃鍾太呂太蔟也以南爲姑洗中呂蕤賓林鍾夷則也卯爲夾鍾酉爲南呂在十二律之中亦當數之而服舉卯酉以北以南因卯爲春門酉爲秋門於位居東西之次故舉以指明南北律呂之分其實卯酉亦在律呂中也云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以南者北風內有夾鍾可證服本連卯言之言自戌至卯皆爲北也至姑洗以南服當云姑洗南呂以南言自辰至酉皆南也

疑周禮疏脫去南呂二字至本疏所引卯酉以北以南者以所引注文不全故不明也云南風北風者保章氏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注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不卽否字）其道亡矣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別審矣若然周禮統言之曰十有二風師曠分南北之律呂吹之則爲南風北風鄭云其道亡矣是鄭君尙所未審後學妄測之如此云律氣不至者保章氏疏云師曠曰歌北風南風皆據十二辰之氣爲風故知風卽氣也然則言律氣不至明風不至也死聲多者保章氏所云乖別是也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十二

嘉興李貽德學

襄公

十九年經公至自伐齊　賈曰圍齊而致伐以策伐勳也本疏

傳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賈服曰刺晉偏而曾貪本疏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　服曰兄子曰姪懿姬所從也顏鬷皆其母姓聲懿謚也傳家從後言之故舉謚也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公羊莊十九年傳姪者何兄之子也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詩韓奕諸娣從之此聲姬爲媵故從懿姬歸齊

也顏嚴爲母姓者姬是父家之姓宮中諸姬無以相別故各繫
以母家之姓蓋二姬之母一娶於顏一娶於嚴也廣韻二十七
刪顏注云又姓出琅邪本是魯伯禽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
著族昭二十五年傳有司馬嚴戾然則二姬之母當是內娶於
國如莊公娶孟任也聲懿謚也者周書謚法解不生其國曰聲
柔克爲懿傳家從後言之故舉謚者周禮太師大喪帥瞽而廞
作匶謚注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爲作
謚是生後乃得謚傳舉謚足證從死後追敘之也
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
之　服曰諸子妾生子也二子宋女牙公子牙戎子子牙養母也

許之齊侯許之同上

案妾生子者生當是姓之誤諸子是妾而姓子也子是宋姓故知爲宋女

廢常不祥閒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　服曰立長爲常明刻本長作嫡立而廢之爲不祥也御覽一百四十六　閒犯謂光已列於諸侯難成光數從諸侯會盟征伐齊世家注專獨也光比於諸侯列於會盟不可黜也以難成之事犯不善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光是聲姬所生不得爲嫡鮑本作長是也白虎通封公侯篇立子以貴不以長此云立長爲常者三十一年穆叔曰太子死

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今懿姬無子則光以立長當立故云常也閒訓犯者閒讀如碁閒王室之閒爾雅釋詁犯勝也言光列於諸侯皆知其爲太子矣欲以勝諸侯則事難成光數從諸侯會盟征伐者三年盟雞澤五年會于戚是年救陳九年伐鄭同盟于戲十年會吳于柤十一年伐鄭同盟于亳城北會于蕭魚光皆與其列故曰數從諸侯專訓獨者論語不能專對注專猶獨也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注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言光數與會盟攝君而行則比於諸侯矣不可獨狗已欲而黜之

難成謂閉諸侯難犯不善謂廢常不祥也祥善釋詁文

遂東太子光　賈曰徙之東遂齊世家注服曰東徙之東鄙也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禮記王制不變移之遂注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東遂盆東遠郊之外周禮遂人五鄙為鄙書文侯之命疏引鄭注鄙邊邑也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注鄙郭以外也東鄙東之邊邑

微逆光疾病而立之　服曰微隱匿也疾困也而立為太子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說文微隱行也从彳散聲春秋傳曰白公其徒微之爾雅釋詁隱匿微也是微匿隱轉相訓禮記檀弓曾子寢疾病注病謂

疾困喪大記疾病外內皆埽注疾困曰病此云疾困者是以困釋病也知立爲太子者時君猶未薨也

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　服曰婦人從人者也故不爲制刑及犯惡從男子之刑也本疏

案婦人從人者也禮記郊特牲文彼文云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不爲制刑者言婦人非無刑事特刑皆爲男子而設不專設婦人之刑之制耳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奸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刼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詳五刑之立惟

宮刑兼言男女餘刑皆主男子足證不爲婦人制刑矣禮記文王世子注犯猶干也說文惡過也男子之刑五刑之屬也言婦人之刑既不專設若有干犯過惡卽準男子之五刑刑之今時所謂比照矣鄭注司刑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宮特分男女者以男女異體故刑不得同其他不言者明刑雖爲男子而設若婦人有惡無別立之刑其墨劓刖殺並得同也若然杜言婦人無黥刖之刑失之且傳言無刑者統言不爲婦人立刑制耳不得祇言無黥刖也

見衞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　賈曰衞下與齊侯語齊侯以衞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衞志於戰死故

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本疏服曰齊欲誅衛呼而下與之言固可取之無爲揖之復令登城仲博以爲齊侯號衛衛慙而下云問守備焉問衛之守高唐者衛無恩信故令疑當作今守者以無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揖之乃命士卒登城此說近之本疏

案余氏蕭客五經鉤沈引御覽五百四十三所載傳注以爲服注檢御覽不標服氏其所引注益杜注非服注孔氏曰杜于此注皆用賈逵之說是御覽自引杜注杜注又本賈注故據杜注爲賈義焉衛下與語者謂下至城外與齊侯語齊侯以衛告誠者爾雅釋詁誠信也揖而禮之者周禮太祝先鄭注今時擅是也說文云揖讓也一曰手著胸曰揖儀禮鄉飲酒注推手曰揖

聘禮公揖入注揖禮羣臣是揖爲禮也齊侯以揖讓加衞欲使

衞屈服而生之衞志在于死不從齊侯之揖而仍登城特牲饋

食禮注順猶從也服云齊欲誅衞呼而下與之言固可取之無

爲揖之復令登城者此服辨賈注之失也仲博者彭汪之字見

釋文序錄服引其說也衞慙而下衞恥見齊侯而下城內非下

至城外也云問衞之守高唐者明非問衞也衞無恩信故今守

者以無備告明以實告之也齊侯善其言故揖之者明揖守者

非揖衞也乃命士卒登城者明非衞登城也此說近之者服謂

彭說近于理也

孔成子　服曰衞卿孔烝鉏衞世家注

案世族譜云孔成子孔烝鉏孔達孫

二十年經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賈曰稱名罪其偪本疏

案二十一年欒盈出奔楚正義曰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書其族也又八年宋司城來奔舉其官也又十四年宋子哀來奔稱其字也皆爲無罪不書其名則書名爲罪之文故賈以稱名爲罪云偪者據傳文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也然傳所云偪非偪公特二子畏其偪耳故又明之曰非其罪也如賈所云于傳無徵未審斯旨

二十一年經 賈曰此年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

傳子盍詰盜　服曰盍何不也本疏

案盍說文作盇正義引鄭君說同

二十年傳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　服曰口照宋本增實謂譴讓也本疏

案說文云譴譎問也讓相責讓也

二十三年經邾畀我來奔　賈曰畀我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本疏

案正義曰杜從賈說

傳禮爲鄰國闕　服曰鄰國尚爲之闕樂況甥舅之親乎儀禮聘禮疏

案杞孝公爲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緦麻傳祗云爲鄰國闕見鄰國猶闕況甥之于舅乎傳意所包服爲申之杜云諸侯絕

期故以隣國責之非也

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服曰傳發此言爲不書慶氏以陳叛爲楚所圍稱國以殺不成惡人肆其志也本疏

案云不書慶氏以陳叛者傳言而經不書也傳言楚屈建從陳侯圍陳是二慶由楚人圍之而殺之經云陳殺其大夫慶虎慶寅不書楚圍者見二慶爲衆所惡非見殺於楚是不成其肆志也元年傳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登者成也此服所本

納諸曲沃　賈曰曲沃欒盈之邑齊世家注

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　服曰下軍輿帥七人本疏

案欒盈下軍佐故下軍輿帥與之劉炫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于公不應曲附欒氏服言是

欒魴傷　服曰魴盈之子本疏

案杜云魴欒氏族

啟牢成御襄罷師狼遽疏爲右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　賈曰左翼曰啟右翼曰肱本疏

案詩行葦以引以翼箋云在旁曰翼史記李牧傳多爲奇陣張左右擊之是行軍有左右爲翼六月詩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後漢岑彭傳注凡軍在前曰啟御覽兵部引開元文字指歸前曰啟則啟不定是左翼之名正義曰賈爲此言或當有成文也且

此傳上下先驅申驅是前軍也大殿是後軍也明啟胠是在旁之軍說文云胠掖下也胠是在旁明矣凡言左右以左為先知啟是左也

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　服曰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啟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音相似本疏

案引司馬法文證大殿之名也晨殿音相似者殿說文作殿从殳屍聲古讀殿如屯周禮地官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屯或為臀鄭大夫讀屯為課殿杜子春讀為在後曰殿是也屯晨音相似故殿晨音亦相似也詩采菽殿天子之邦傳曰殿鎮也爾雅釋訓殿屎呻也並以音相近為義

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　賈曰朝歌晉邑孟門太行皆晉山隘齊世家注

案地理志河内郡朝歌自注曰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衞是朝歌本衞地此時屬晉顧氏棟高曰在今河南衞輝府輝縣司馬貞謂在朝歌東北高氏曰太行元和郡縣志大行首始河内北至幽州連亘十三州之界凡有八陘第一軹關陘第二太行陘第三白陘此三陘在河内第四滏口陘卽鄴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陘第七蒲陰陘此四陘在中山第八軍都陘在幽州以今日之地大行陘在懷慶府城北白陘在輝縣輝縣界連淇縣淇縣卽古朝歌齊之入孟門蓋入白陘也殷紂之國左孟

門右大行蓋以紂都朝歌大行如屏擁其西北二陘分列左右可恃以爲固也是時齊輕兵深入旣取朝歌則分兵爲二部一入白陘一登太行也案淮南墬形訓言九山有大行孟門高注孟門大行之限曹孟德詩曰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劉孝標絕交論云世路險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喩交道特舉二山以其險也故云皆晉山隘文選東京賦不恃隘害薛注隘險也

張武軍于熒庭　服曰張設旗鼓也疏本

案周禮鄉長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成二年傳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故服知張設旗鼓以示武也廣

雅釋詁張施也施亦設也

帥東陽之師　服曰東陽魯邑本疏

案哀八年吳伐魯克東陽而進知東陽爲魯邑也東陽之師卽下文叔孫豹所帥者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賈曰禮者言其先救後次爲得禮也本疏

案正義云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其意言君則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臣則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賈氏取以爲說

以公鉏爲馬正　賈曰馬正家司馬 御覽四百三十二

案周禮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鄭注卿大夫之采地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此馬正當是家司馬之異名定十年傳公南爲馬正昭二十五年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或稱馬正或稱司馬實一官也

閔子馬見之　賈曰魯大夫閔馬父 同上

案閔馬父見昭二十六年傳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服曰石砭石也 南史五十九

案說文云砭以石刺病也素問異法方宜論東方其治宜砭石是以石刺病爲砭因即名其石爲砭石一名鍼石東山經高氏

之山其下多箴石郭云可以爲砭針治癰腫者素問以東方砭石南方九鍼並論蓋對例言之若散言之則石爲砭亦爲箴也

夫石猶生我　服曰夫謂孟孫也本疏

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本疏

案正義曰服虔以下從上讀言敝廬在下與杜氏異

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服曰不順謂阿季氏廢長立少也不恕謂惡孟氏立庶也本疏

案臧孫阿順季武之意廢公鉏立悼子是作事不順理也孟氏立庶卽指立羯事然羯之得立由于公鉏蓋公鉏猶挾臧孫之怨故傳言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則孟氏立庶非臧孫

所欲矣臧孫惡孟氏立庶故入哭甚哀多涕益亦知立庶之非
而阿季氏廢長立少是不恕也

二十四年傳太上有立德　服曰伏羲神農本疏

其次有立功　服曰禹稷本疏

其次有立言　服曰史佚周任臧文仲本疏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服曰焚讀曰僨僨僵也釋文本疏○為生齒牙僵仆其身本疏

案焚僨音相近說文無焚字一切經音義二焚古文僨燌二形同則焚古文燌與僨形相近服故讀焚曰僨僨僵爾雅釋言文

桂海虞衡志欽州人能捕象象行觸機則刃下擊之中其要害

必死將死以牙觸石折之以牙爲身災也是象遭僵斃以齒牙也

部婁無松栢　服曰喻小國無賢材知勇之人而與大國等也本疏案說文附字引春秋傳附婁無松栢是左傳古文部作附附與部古字通文選魏都賦注引作培塿周伯琦六書正譌云俗用培塿非也服以部婁喻小國者說文云附婁小土山也風俗通山澤篇引傳亦作培塿云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閒田中少高卬名之爲部矣是部婁者卑小之阜故喻小國上文云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與等也故服云不與大國等承上意也

二十五年傳　齊棠公之妻　賈曰棠公齊棠邑大夫 齊世家注

案棠當是孟子發棠之棠顧氏棟高以爲棠後譌爲堂今爲東昌府之堂邑縣正義曰楚僭號稱王故縣尹稱公齊不僭號亦邑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卽因而言之猶伯有之臣云吾公在壑谷也

史皆曰吉　服曰皆二卦 本疏

案二卦謂困與大過也

乃爲崔子閒公　服曰伺公閒隙 齊世家注

案說文無伺字新附字有之伺古作司荀子議兵掎契司詐注司讀爲伺漢書高五王傳以爲物而司之得勃注司者察視之

是也荀子王霸曰欲司閒注司閒伺其閒隙

公拊楹而歌　服曰公以爲姜氏不知已在外故歌以命之也同上

案拊釋文云拍也史記作擁柱而歌則史遷以拊爲擁公以姜氏旣入室已在外倓姜或不知故歌以告之爾雅釋詁云命告也

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　服曰言不能親聽公命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同上

案崔杼以病居內公之眞僞莫能親辨其室又近公宮恐淫者詐稱是公爾雅釋詁詐僞也云崔杼之宮者僖二十八年傳令無入僖負羈之宮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是大夫士

之室古得稱宮也

陪臣干諏有淫者不知二命　服曰一曰干扞也諏謀也言受崔子之命扞禦謀淫之人　本疏○釋文干服音如字掫服本作諏子須反謀也今傳本或作諏猶依掫音

案干扞爾雅釋言文諏謀釋詁文言受崔子命卻傳云不知二命也扞禦謀淫之人者崔氏欲掩其宿通之跡故稱爲謀淫之人服以扞禦訓干以謀淫之人訓諏淫者則服本當是陪臣干諏淫者不得有有字矣正義以服爲謬說不知杜本作掫服本自作諏師讀異授各據其本之字詮釋不得指服爲謬說也釋文云今傳本或作諏是从服本又云猶依掫音是讀又从杜義也此由六朝以來不別兩本字及音義並異致有字从服本音

從杜讀以牽合之者則後學之誤也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　賈曰聞難而來齊世家注

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　服曰謂公義爲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同上

案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注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春秋傳國滅君死之正也死社稷即公義爲社稷而死也又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疏云國主社稷君去故云去社稷五經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說昔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有去國之義也案孔氏謂公羊之說正禮左氏之說權法義

皆通也若然如太王去國正以圖存社稷故緜之詩紀遷周之事曰乃立冢土傳云冢土大社也以舊國既遭寇難不能保其社稷避地自存又可復營新制是雖曰去社稷其實公義爲社稷而亡也言必如是之君臣始得或殉難或從亡也

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服曰言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本疏

案服以私暱爲私近者說文暱曰近也爾雅釋詁暱近也言君以縱欲死亡私近之臣從君之欲者也則亦當隨君死亡

舍之得民　服曰置之所以得人心同上

案廣雅釋詁舍置也此常訓

執簡以往　服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儀禮聘禮疏）

案古文蒼頡所造大篆史籀所著說文序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則古文與大篆不同而此云古文篆者說文序又云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㠯古文段氏玉裁曰孔子書六經以古文者以壁中經知之左氏述春秋傳以古文者於張蒼所獻知之此云皆以古文兼大篆言之六經左傳不必有古文而無籀文也下文云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兼古文言之不必所省改皆大篆而無古文也秦書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不言古文知古文已包于大篆中也王莽改定古文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

即小篆不言大篆知古文奇字二者內已包大篆也呂氏春秋云倉頡造大篆是古文亦可偁大篆之證故服云古文篆書也說文簡牒也爾雅釋器云簡謂之畢本書杜氏春秋序小事簡牘而已正義云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然則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蓋亦渾言之耳獨斷又曰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孔氏曰鄭元注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鄭注尚書曰三十字一簡之文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

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是一簡所受字數多寡不同而服云一簡八字者以二十年傳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藏在諸侯之策則當加衛字及君之名是字數不止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八字也不止八字而云在策可證一簡所容者八字若八字以外則當書策服或據此以謂當時簡書之數

下車七乘　服曰下車遣車也上公饔餼九牢遣車九乘禮記檀弓疏○本疏引下車遣車也

案周禮巾車大喪飾遣車注遣車一名鸞車車僕大喪廞革車注言興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苹輕皆有焉司裘大喪廞裘飾皮車注皮車遣車之革路冢人大喪及葬言鸞車注鸞車

巾車所飾遣車也鄭司農云言言問其不如法度者若然則遣車是明器當如法度今葬莊公之遣車是不如法度故云下車也雜記云遣車視牢具注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九个諸侯亦太牢包七个大夫亦太牢包五个鄭云天子九服云上公九文異者鄭據檀弓言國君七个遣車七乘云國君則當包公侯言之公侯既同七个則天子九矣服以雜記云遣車視牢具齊是侯爵今得遣車七乘則周禮大行人言上公之禮貳車九乘禮九牢由齊侯推之上公當是饔餼九牢遣車九乘也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服曰堙塞刊削也詩泮水疏

案堙說文作垔云塞也引書鯀垔洪水是垔正字堙俗字也說

文刊剟也柞氏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注刊謂斫去次地之

皮說文云削一曰析也又析破木也然則剟斫析破皆謂之刊

矣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　服曰祝與司徒等皆陳

人各致其所主于子產本疏

案祓說文云除惡祭也周禮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

事則保郊祀于社後鄭云郊社皆守而祀之彌烖兵今陳已服

鄭則裁兵可彌故祓社以除不祥知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者

以祝等若是鄭人是子展預知必能入陳先備官以往無是理

也劉炫謂諸官皆鄭人在軍有此官者蓋權使攝爲之未必是
正官劉亦以司徒等爲鄭官于理未愜故聽爲此說以通之其
實當從服義爲長云各致其所主於子產者說文致送詣也白
虎通封公侯篇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故主人者致民
主兵者致節主地者致地各以其司送詣于子產不言兵言節
者杜氏以爲節兵符也此三官之所致者亦同上文數俘之意
蓋致其民數兵符地圖以示臣服下文子產獻捷於晉云陳知
其罪授手於我是證致是陳致於鄭惟未肯廷取之耳

武也知楚令尹　服曰令尹屈建本疏

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

衍沃　賈曰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也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也淯鹹也淯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也彊彊㯶墝埆之地彊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也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也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也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也下平曰衍有溉曰沃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本疏

案山林之地者周禮大司徒注積石曰山竹木曰林藪澤之地者散文則藪卽澤說文藪大澤也傳疏引李巡云藪澤之別名也若對文言則藪澤異周禮太宰藪以財得民昭二十年藪之

薪蒸詩大叔于田釋文引韓詩章句云禽獸居之曰藪澤虞注
澤水所鍾水希曰藪是也京陵之地者爾雅釋山絕高爲之京
郭注人力所作說文云京人所爲絕高丘也詩皇矣傳京大阜
也淮南覽冥訓築重京則京自人力所爲爾雅京丘並舉一是
人築一是天生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李巡
注土地獨高大名阜阜最大爲陵釋名釋山云大阜曰陵陵隆
也體隆高也詩釋文引韓詩章句云四平曰陵言土高而四平
者爲陵矣滷鹹也滷鹵之地者浦鏜注疏正誤也當作地說文
鹵西方鹹地也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今滷鹵
並舉鹵㡿西方則滷爲東方鹹地即㡿矣滷斥一聲之轉儀禮

特牲饋食禮湑沃注今文湑作激亦以聲轉也彊疆㯺境埆之
地者上疆字下當有潦字周禮草人彊㯺用蕡注彊㯺彊堅者
墝埆淮南子原道訓昔舜耕于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
封壤肥饒相讓墝本作磽漢書景帝紀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
繫畜注磽謂磽确瘠薄也賈以彊㯺訓疆墝埆訓潦鄭眾以爲
彊界內有水潦賈與之異者以山林藪澤以下皆對舉其名此
獨言彊內有水則是潦一名矣故不同之以墝潦聲相近因以
墝埆爲訓與彊㯺類相從也偃豬之地者周禮䱷人掌以時䱷
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疏云謂偃水兩畔中央
通水爲關孔偃今時謂之堰矣豬或作瀦周禮稻人以瀦畜水

注蓄流水之波也通作都禹貢被孟豬史記夏本紀作被明都
至于豬野水經都野澤在武威縣北注古文以爲豬野也又文
水篇注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瀦釋名釋邱云澤中有邱曰都
邱是假豬皆受水之地原防之地者爾雅釋地曰可食者曰原
昭元年公羊傳曰上平曰原詩公劉云于胥斯原僖二十八年
傳原田每每皆言上平之地可種穀者也釋邱云墳大防詩常
武鋪敦淮墳傳云墳涯也箋云陳屯其兵于淮水大防之上稻
人云以防止水鄭注防豬旁隄也蓋高平尤可種穀隄防亦得
耕耨本分言之正義謂此原爲隄防之間失之隰皋之地者昭
元年公羊傳曰下平曰隰爾雅釋地下溼曰隰又曰下者曰隰

李巡云下者謂下濕之地隰溼也文選秋興賦注水田曰皐史
記孝武紀云閒者河溢皐陸正義引顏師古曰皐水旁地也漢
書賈山傳云江皐河瀕是隰皐皆近水窪下之地下平曰衍者
此與大司徒鄭注周語猶其有原隰衍沃也注史記周本紀集
解引唐固並同葢下平而溼者爲隰下平而廣長者爲衍司馬
相如傳注平皐之廣衍是也有溉曰沃者一切經音義四引通
俗文溉灌曰沃說文作渋云溉灌也引申之則土之有水可溉
者爲沃矣魯語沃土之民漢書地理志沃野千里西京賦地沃
野豐皆言其肥美也賈以辨度鳩之等皆爲地名者以周禮小
司徒井牧其田野明井牧是田野經界之名此云牧隰皐井衍

沃爲井爲牧之名與周禮合則推之度鳩辨表皆是因地以立名矣其度鳩辨表皆以九夫計數者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謂九夫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故山林藪澤雖因地異名其夫數仍本井法所謂準平地爲法也其曰九度當一井以至二牧當一井者食貨志云若山林藪澤原陵淯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若然則山林極磽之地故通率九而當一藪澤京陵淯鹵疆潦磽有等殺故通率八七六五而當一者數亦因地遞減也若偃豬則稍肥矣故通率四而當一原防隰皐則可耕者多矣故三町二牧而當一井此賦稅之差品也小司徒鄭注亦云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與賈同義知古制相傳如

此晦百爲夫司馬法文見周禮小司徒注九夫爲井亦小司徒
文

（二十六年傳）殺子叔及太子角　服曰殺大子角不書舉重者本疏

案殺太子角不書者謂不書于經也舉重者以君爲重故經祇
書弒其君剽也正義曰按晉侯宋公殺其世子及陳侯之弟招
殺陳世子皆書經則世子不輕於大夫也孔父荀息之徒弒君
之下并亦言大夫大夫既書於經則弒君并殺世子世子亦當
書不得爲舉重也愚按晉侯宋公之殺世子所殺者惟世子故
當書若此殺太子角因子叔而輕非謂世子概可輕也至荀息
孔父之死公羊傳云何以書賢也固是春秋特例其常例則公

羊傳又曰及者何累也何休注上下大夫言及知君尊亦不得及臣子角既無孔父荀息之賢則舉君之弒不得不及矣

專祿以周旋戮也　服曰專祿謂以戚叛也既叛衛亦不臣於晉自謂若小國是爲專祿本疏

案正義曰其意言專獨有之不屬人也若不屬晉何故被衛侵而愬於晉地若不入晉晉復何以戍之傳言以戚如晉服言不臣於晉是反耶明以解傳也愚按經稱孫林父入于戚以叛不言以戚歸晉則傳言如晉者實如楚之處魚石於彭城者然於衛爲叛於晉亦不歸邑儼以晉之附庸自處其急則愬於晉有兵則晉戍之晉又爲之疆戚田是晉亦附庸視之實未臣屬于

晉也故曰專祿爲其不屬人般桓二國之閒故曰周旋孔以服義爲短非也

取衞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服曰六十邑本疏

案周禮小司徒云四井爲邑六十邑蓋二百四十井又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注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則二百四十井計方二十四里以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計之得田二十一萬六千畝正義云劉炫以服言爲是

晉侯賦嘉樂　服曰晉侯自嘉樂本疏

案今詩作假樂禮記中庸引作嘉樂詩序假樂嘉成王也傳云假嘉也則詩作假者假借字當作嘉晉侯賦嘉樂蓋取燕及朋

友自成王言之則朋友爲羣臣自晉侯言之則朋友爲同盟矣云晉侯自嘉樂者非晉侯自以爲嘉美蓋言遂其燕樂之意也

宋芮司徒　服曰宋大夫 御覽一百四十七

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　服曰其身色赤而生毛也共姬宋伯姬也 同上

案成九年經伯姬歸于宋卽共姬也

平公入夕　服曰視夕也平公恭姬子 同上

案禮記文王世子載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于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注朝夕朝朝暮夕也是世子有視夕禮

公見棄也而視之尤　服曰尤過也意悅之故視之過久 同上

案說文覽注目視也此視之過久所謂覽也

娙納諸御　服曰納之平公之御同上

案獨斷妃妾接于寢曰御周禮內宰以婦職之灋教九御注九御女御也九九而御于王因以號焉

雙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　服曰公雙棄而生佐佐立爲宋元公婉婉順也佐貌惡心順太子貌美而心狠狠戾不從教同上

案立爲宋元公者從其後言之婉爲順者詩新臺燕婉之求傳說文並云順也很戾不從教者說文狠不聽从也一曰盭也莊子漁父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皆爲戾不從教之證故晉語肯也很注亦云很很戾不從人也

合左師畏而惡之　服曰合左師向戍也同上

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　服曰寺人宋閹士惠伊皆發聲寶爲牆戾名以公寺人爲太子內師長掌內官同上○本疏引惠伊二句同惟無名字

案寺人爲宋閹士者周禮天官序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寺之言侍也閹當作奄酒人奄十人注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又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奄稱士者異其賢此舉閹士釋寺人不必是異其賢也惠伊爲發聲實爲牆戾名者古人呼名往往有發聲助之今以惠伊爲發聲義未聞也詩車鄰寺人之令箋云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疏齊有寺人貂晉有

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正義曰公使之監知太子內事爲在內人之長也正義以長釋師服云掌內官廣雅釋詁云師官也葢爲太子監知內事之官也

楚客聘於晉過宋　服曰楚客過使同上

案時楚都郢在今荆州府江陵縣宋都商邱在今歸德府商邱縣晉遷新田在今平陽府曲沃縣西南楚聘晉或亦可由宋都而達宣十四年傳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是由鄭達晉則常道也

夫不惡女乎　服曰夫謂太子伊戾無寵于太子故曰夫不惡女同上○二十三年傳

疏引夫謂太子也

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　服曰言我內師也當為內師供內使也同上

加書徵之而騁告公　服曰以書為之徵驗書盟書也騁馳同上

案徵驗者書洪範念用庶徵鄭注徵驗也書盟書者司盟掌盟載之法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于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騁馳者說文云騁直馳也馳大驅也後漢光武紀注直騁曰馳

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　服曰速疾也欲疾代公得位故與楚客共謀弒父也同上

案速疾釋詁文

公使覘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　服曰有盟也夫人佐毋棄也固久也久聞太子欲爲亂同上

案有盟者謂有盟書也佐此時尚未立爲太子佐毋亦未爲夫人傳者追書之小爾雅廣詁晉語臣固聞之注並云固久也

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　服曰聞太子與佐期日中聒讙也欲使佐失期同上

案說文聒讙語也一切經音義廿一引蒼頡篇聒擾亂耳孔也說文讙譁也一切經音義九引三蒼讙言語訩訩也禮記樂記鼓鼙之聲讙以其聒耳也左師知太子與佐期日中故多言聒佐使之失日中期也

過期乃縊而死　服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平公用伊戾之譖聽夫人左師之言世子無罪而死故稱宋公殺罪之也同上

案三十年傳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僖五年經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公羊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然則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是罪之文也服總述上事以宋公之昏致太子無罪被殺以明經文罪宋公之旨也

欒范易行以誘之　賈曰易讀變易之易行道也欒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而擊之本疏

案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此讀

從變易之易者攷工記釋文易改是也行爲道則賈音與杜讀異釋文行戶郎反注同賈音銜行道爾雅釋宮文說文云道所行道也成十六年傳范匄曰塞井夷竈而疏行首伯州犂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行卽戰道也欒爲將范爲佐者十六年傳云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二人分中軍別將之者時中軍旣結陣以當楚軍欒范更分軍別將使迭出爲奇兵也云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之者宣十二年傳敘泌之戰曰彘子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襄十四年傳說伐秦之師曰欒黶曰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

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是晉之軍制將先佐後此欒范易道則佐先將後佐卒少故先犯楚以誘致之然後欒以其卒繼之是欒范易行以誘之實范先率師以誘傳以易行故欒范並舉耳賈知易必是變易之易者以楚語說此事云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云中下中軍之下也惟其變易故云中下以見中軍之下變而先中軍之上若從韋氏以爲簡易欒范之行示之弱杜以爲簡易兵備則國語只須云易中軍足矣何必云易中下傳又何庸欒范並舉乎合內外傳參校知賈義爲長

釁于勇　賈曰釁動也本疏

案正義曰王肅云奮謂自矜奮以琴人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佗奮衅以軒鬐是衅為奮動之意也按齊語三衅三浴之注衅或為熏易震厲熏心虞翻曰荀氏以熏為勳讀作勳是衅熏勳動古音義得通也恭冕謹案爾雅云猷曰衅衅亦動也

以登其城克而取之　服曰取魯高魚及反之皆不書蓋諱之本疏

案高魚無備為齊烏餘所襲取且烏餘以廩邱奔晉晉人貪之非盟主之道故春秋於取及反皆不書於策也

二十七年傳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服曰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謂稅服稅服二字从宋本增服之輕者本疏

案檀弓小功不稅注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

小功輕不服疏云若限內聞喪則追全服王肅議限內聞喪但
服殘日二說不同以疏爲允服此注義與鄭同也喪服小記云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注稅讀如無禮則
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疏云稅是輕稅或前後不
與正時相當故云稅也按此是稅服爲服之輕矣孔爲禮疏亦
謂稅爲輕稅與服義同及爲此傳疏則斥服云其服追過而服
之喪麻不爲有異何云服之輕者公若依彼稅服法其兄弟之
服則還是齊衰期耳何以得云如也愚按杜氏曰稅卽繐也喪
服繐衰裳縷細而希無論如杜氏說改易傳字且喪服大功章
繐衰裳牡麻絰旣葬除之者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諸

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
天子注云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
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是繐衰爲諸侯之大夫以服天子喪者
獻公子子鮮親則兄也尊則君也何居乎以諸侯大夫服天子
之服服之乎蓋子鮮喪于晉公不及當時而服故用稅服爲禮
之正也但于禮諸侯絕旁期本可不服今仍追服之故曰如稅
服又見禮之變也孔氏執杖以難服非也
仲尼吏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服曰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
之後世謂之孔子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本疏
案後世謂之孔子聘辭者服據當時所見書也云孔氏有其辭

故傳不復載也者傳旣云多文辭而篇內不述其語以已載聘辭中故不復述也此是享事而載之聘辭者聘辭所舉當非一事以聘有享賓之事故此事亦採列焉

伯夙　服曰伯夙晉大夫本疏

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賈曰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曰叔孫欲尊魯國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本疏

案叔孫以邾滕屬人不肯視之是得行事之宜故曰義也魯疾之者是時季武當國名曰違公之命實則違季武之命故命史氏去其族以疾之也夫子以無關宏旨遂本魯史舊文書之于經傳言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以見命之非出于公也其敘

叔孫與盟正見臨事能斷不詭隨以辱國體上云季武子以公命此云言違命所以證明魯史阿附季武之意去族示貶故史文如此然則罪叔孫以違命者乃魯史之意非孔子意也服云叔孫欲尊魯國不爲人私者邾滕爲人之私使魯視之辱國甚矣今叔孫以魯與宋衞爲匹得與盟列庶乎能尊國體雖魯史阿順季孫之旨去族示貶據邱明所述論情論事實得尊國之義服非違背經傳正得經傳之微旨也

趙孟爲客　服曰楚此疑燕字之誤以大夫爲賓是燕之恆禮何必云楚之君耶君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楚先歃爲盟主故尊趙孟爲客

本疏

案燕禮記曰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注君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于君也與此注同可證楚君之楚爲燕之誤文賈疏云按禮記燕義云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注云公卿尊矣復以爲賓則尊與君太相近是不用公卿爲賓恐逼君大夫爲賓雖尊之猶遠於君不畏逼君也聘禮記云燕則上介爲賓今宋公以楚先歃尊爲盟主故不以子木爲賓而以趙孟爲賓猶燕禮以大夫爲賓聘禮有燕以上介爲賓示比楚稍降也晉語云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路堵父爲客是當時大夫燕飲猶存此意杜云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此實違棄古禮豈

可爲典要乎至服云楚先歃爲盟主者實謂宋以楚爲盟主耳
不言宋以者以上文有君恒以大夫爲賓之文義足相包故此
不申言之非謂楚人爲主也乃孔氏不細勘服義遽云此享宋
爲主非楚爲主服之妄也由于祖杜過甚遂致此失又云此則
兼享晉楚大夫異於常禮以尊敬伯主之國故令趙孟爲賓若
然則歃盟之時趙孟既甘讓人燕享之時宋公復欲尊晉楚氣
甚惡何以使子木帖然乎劉光伯云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屈
建爲賓者賓惟一人出自當時意耳模稜之語竊所未了不若
服氏援据禮經審察時事知趙孟謙抑之衷既肯下楚即退就
賓位其說于理爲允愜耳

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　服曰文公爲戎右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太傅也本疏

牀第之言　服曰簀謂之第史記禮書注

案簀謂之笫爾雅釋器文郭注云牀版也荀子禮論注簀牀棧也說文云簀牀棧也笫牀簀也禮記檀弓大夫之簀歟鄭注云簀謂牀笫也是簀笫一物二名牀棧牀版亦是隨時殊稱其字从竹或即以竹爲之曾子命易簀則簀是加之於牀非卽以牀爲簀也方言云牀陳楚之閒謂之簀陳楚之閒或謂之第方言是舉大名傳疏引孫炎曰第牀也本方言爲說耳考儀禮士喪禮及喪大記言凡浴尸於牀及置冰牀下皆襢笫鄭注皆以笫

爲簀襢第爲去席孔疏云浴時無席爲漏水也設冰無席爲通寒氣也

請免死之邑　服曰向戌自以止兵民不戰鬬自矜其功故求免死之賞也本疏

案杜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此卽服義正義中服謂止兵不鬬民免於死殊誤

以誣道弊諸侯　服曰弊踣也一曰罷也本疏

案釋文云敝必世反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正義曰服本作弊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杜本作蔽當如王董爲蔽掩之也案王肅董遇本釋文與正義異若杜本作蔽

釋文與正義實同正義曰杜本作蔽蔽當爲敝若亦作蔽則當云王肅董遇杜本皆作蔽不必別出杜本作蔽矣正義實以杜本作敝當如王董爲蔽句掩之也句蔽掩之也卽王董義正義以杜于此文無注故采王董說以疏之各本皆作蔽沿唐石經之誤疏中敝作蔽則因正文而竄易耳服云弊踣也謂弊與斃同此釋言文孫炎曰前覆曰踣前覆者不能起故兼覆亡之義宣十五年傳有以國斃襄十一年傳踣其國家是斃踣同義一曰罷者漢書高帝紀集注罷讀曰疲禮少儀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莊子齊物論苶然疲役釋文引簡文注疲病困之狀斃罷聲相近故斃亦訓罷西周策兵弊于周齊策不如南攻襄

陵以弊魏注並曰弊罷也

告盧蒲嫳　賈曰嫳齊大夫慶封之屬也齊家注

案三十一年傳絳縣人年長矣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檀弓陳

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是春秋時仕于家者

亦稱大夫故知此大夫爲慶封之屬